

現代創作文庫

老舍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四十輯 •

老舍選集

徐沉淵
葉
編選

全書精裝五冊實價國幣四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四十輯 •

老舍選集

實售

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選者

徐沉酒 · 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二十二輯 •

- | | | | |
|------|-------|------|-------|
| 第十一輯 | 魯迅選集 | 第十一輯 | 鄭振鐸選集 |
| 第十二輯 | 郭沫若選集 | 第十二輯 | 王統照選集 |
| 第十三輯 | 郁達夫選集 | 第十三輯 | 田漢選集 |
| 第十四輯 | 周作人選集 | 第十四輯 | 老舍選集 |
| 第十五輯 | 葉紹鈞選集 | 第十五輯 | 沈從文選集 |
| 第十六輯 | 徐志摩選集 | 第十六輯 | 茅盾選集 |
| 第十七輯 | 王獨清選集 | 第十七輯 | 魯迅選集 |
| 第十八輯 | 張資平選集 | 第十八輯 | 巴金選集 |
| 第十九輯 | 冰心選集 | 第十九輯 | 丁玲選集 |
| 第二十輯 | 廬隱選集 | 第二十輯 | 張天翼選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笑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裏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裏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叻城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裏，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以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伯理想，便答應了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當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有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河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匆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對於這位以善寫長篇著名的老舍先生的集子，是很難選的。至今，他所有的短篇集子祇有趕集和櫻海集二冊。這裏所有九篇，大半從這裏收來。長篇，一來限於篇幅，二來有碍於作者的版權，故未收。但我們可以開一張單子讓讀者去購讀：

老張的哲學

商務版

趙子曰

商務版

二馬

商務版

離婚

良友版

貓城記

現代版

小坡的生日

生活版

牛天賜傳

人間版

老舍先生的小說以幽默著稱，但有時近於造作。他在櫻海集自序裏說：『這裏幽默成分，與以前的作品相較，少得多了。』有人以為這是好的傾向。我們也望他有更嚴肅的作品出世。他的本名是舒舍予。現在青島大學教書。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四輯 •

老舍選集目次

題記

一

我怎樣寫短篇小說

一

小說：

陽光

九

月牙兒

三九

犧牲

六七

上任

九八

黑白李

一一八

歪毛兒

一三六

散文：

柳家大院·····	一四九
大悲寺外·····	一六一
同盟·····	一八一

詩：

讀書·····	一九五
記懶人·····	一九九
討論·····	二〇五
有聲電影·····	二〇九
希望·····	二一三
教授·····	二一六
長期抵抗·····	二一九
戀歌·····	二二二

我怎樣寫短篇小說

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還是在南開中學教書時寫的；純為敷衍學校刊物的編輯者，沒有別的用意。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這篇東西當然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寫作經驗裏也沒有一點重要，因為牠並沒引起我的寫作興趣。我的那一點點創作歷史，應由老張的哲學算起。

這可就有了文章合起來，我在寫長篇之前並沒有寫短篇的經驗。我吃了虧，短篇想要見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長篇有偷手寫，長篇全篇中有幾段好的，每段中有幾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這自然不是理應如此，但事實上往往是這樣；連讀者彷彿對長篇——因為是長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諒。世上允許很不完整的長篇存在，對短篇便不很客氣。這樣，我沒有一點寫短篇的經驗，而硬寫成五六本長的作品，從技巧上說，我的進步的遲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說是後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牠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像練武的不習『彈腿』而

開始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我在寫了些短篇後纔得到的。

上段末一句裏的『些』字是有作用的。趕集與櫻海集裏所收的二十五篇和最近所寫的幾篇——如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等——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是趕集裏的前四篇和後邊的烏褲先生與抱孫。第二組是自大悲寺外以後，月牙兒以前的那些篇。第三組是月牙兒、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等。第一組裏那五六篇是我寫着玩的。五九最早，是為給齊大月刊湊字數的。熱包子是寫給益世報的『語林』，因為不准寫長，所以故意寫了那麼短。寫這兩篇的時候，心中還一點沒有想到我要練習短篇；『湊字兒』是牠們唯一的功用。趕到『一二八』以後，我纔覺得非寫短篇不可了，因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只是『方便』一些，這時候我還有點看不起短篇，以為短篇不值得一寫，所以就寫了抱孫等笑話。隨便寫些笑話就是短篇，我心裏這麼想。隨便寫笑話有了工夫，還是寫長篇，這是我當時的計畫。可是，工夫不容易找到，而索要短篇的越來越多了，我這纔收起『寫着玩』，不能老寫笑話啊！大悲寺外與微神開始了第二組。

第二組裏的微神與黑白李等篇都經過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鬧着玩，當然就得好好的幹了。可是還有好些篇是一揮而就，亂七八糟的，因為真沒工夫去修改。報酬少，少寫不如多寫，怕得罪朋友，有時候就得硬擠。這兩格决定了我的——也許還是別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壞的大批發賣。這不是

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覺得很對不起文藝，可是錢與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雖要我一篇東西，我隨寫隨放棄，一共寫了三萬多字而始終沒能成篇。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塊兒都給他寄去了。這並不是表明我對寫作是怎樣鄭重，而是說有過這麼一回，而且只能有這麼一回。假如每回這樣，不累死也早餓死了。累死還倒乾脆而光榮，餓死可難受而不體面。每寫五千字，設若必扔掉三萬字，而五千字只得二十元錢或更少一些，不餓死等什麼呢？不過，這個說得太多了。

第二組裏十幾篇東西的材料來源大概有四個：第一，我自己的經驗或親眼看見的人與事；第二，聽人家說的故事；第三，摹仿別人的作品；第四，先有了個觀念而後去撰構人與事。列個表吧：

第一類：大悲寺外

微神

柳家大院

眼鏡

犧牲

毛毛虫

鄰居們

第二類：也是三角

上任

柳屯的

老年的浪漫

第三類：歪毛兒

第四類：黑白李

鐵牛和病鴨

末一塊錢

善人

第三類——仿摹別人的作品

的最少，所以先說牠。歪毛兒是摹仿

F. D. Paresford 的

The Hermit 因為給學生講小說，我把這篇奇幻的故事翻譯出來，講給他們聽。經過好久，我老忘不了牠，也老想寫這樣的一篇。可是始終我想不出旁的路兒來，結果是照樣摹了一篇。雖然材料是我自己的，但在意思上全是鈔襲的。

第一類裏的七篇，多數是親眼看見的事實，只有一兩篇是自己作過的事。這本沒有什麼可說的，假若不是犧牲那篇得到那麼壞的批評。犧牲裏的人與事是千真萬確的，可凡是批評過我的短篇小說的全拿牠開刀，甚至有的說這篇是非現實的。乍一看這種批評，我與一般人一樣的拿這句話反抗：『這是真事呀！』及至我再去細看牠，我明白了：牠確是不好。牠搖動，後邊所描寫的不完全幫助前面所立下的主意。牠破碎，隨寫隨補充，像用舊棉花作褥子似的，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真事原來靠不住，因為事實本身不就是小說，得看你怎麼寫。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了藝術。反之，在第三類中的幾篇倒都平穩，雖然其中的事實都是我聽朋友們講的。正因為是聽來的，所以我纔分外的留神，小心是沒有什麼壞處的。同樣，第四類中的幾篇也有很像樣子的，其實其中的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全是一個觀念的子女，黑白李與鐵牛和病鴨都是極清楚的由兩個不同的人代表兩個不同的意思。先想到意思，而後造人，所以人物的一切都有了範圍與軌道；他們鬧不出圈兒去。這比亂七八糟一大團好，我以為經驗豐富想像，想像確定經驗。

這些篇的文字都比我長篇中的老實，有的是因為屢屢修改，有的是因為要趕快交卷；前者把火氣扇（用『刪』字也許行吧）去，後者根本就沒勁。可是大致的說，我還始終保持着我的『俗』與『白』。對於修辭，我總是第一要清楚，而後再說別的。假若清楚是思想的暗長，那麼清楚也就是力量。我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是否清楚而有力量，不過我想這麼作就是了。

該說第三組的了。這一組裏的幾篇——是月牙兒，陽光，斷魂槍，與新時代的舊悲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一個事實，一點覺悟，使我把牠們另作一組來說。前面說過了，第一組的是寫着玩的，壞是當然的好，也是碰巧。第二組的雖然是當回事兒似的寫，可還有點輕視短篇，以為自己的才力是在寫長篇。到了第三組，我的態度變了。事實逼得我不能不把長篇的材料寫作短篇了，這是事實，因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麼方便了，於是把心中留着的長篇材料拿出來救急。不用說，這麼由批發而改為零賣是有點難過。可是及至把十萬字的材料寫成五千字的一個短篇——像斷魂槍——難過反倒變成了覺悟。經驗真是可寶貴的東西！覺悟是這個：用長材料寫短篇並不吃虧，因為要從夠寫十幾萬字的事實中提出一段來，當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這就是榜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了。再說呢，長篇雖也有個中心思想，但因事實的複雜與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寫與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這許多方面之中挑選出一方面來寫，當然顯着緊湊精到。長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個很好的短篇，而這各方面散佈在長篇中就不易顯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長篇要勻調，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兒說吧，她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後，我把其他的情節都毫不可惜的忘棄，可是忘不了這一段。這一段，不用說，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牠在大明湖裏並不像月牙兒這樣整齊，因為牠是夾在別的一堆事情裏，不許他獨當一面。由現在看來，我榜願要月牙兒，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牠是「可等了不等的短篇」，而是因牠比在大明湖裏「寫」着強。

斷魂槍也是如此。牠本是我所要寫的『二拳師』中的一小塊。『二拳師』是個——假如能寫出來——武俠小說。我久想寫牠，可是誰知道寫出來是什麼樣呢？寫出來繞算數，創作是不敢『預約』的。在斷魂槍裏，我表現了三個人，一樁事。這三個人與這一樁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選出來的，他們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過了許多回，所以他們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長篇中表現的許多事實中之一，所以牠很利落。拿這麼一件小小的事，聯繫上三個人，所以全篇是從從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適。這樣，材料受了損失，而藝術佔了便宜；五千字也許比十萬字更好。文藝並非肥糖，塊兒越大越好。不過呢，十萬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塊錢，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藝術親熱的原因吧。為藝術而犧牲是很好聽的，可是餓死誰也是不應當的，為什麼一定先叫作家餓死呢？我就不明白！

設若沒有月牙兒，陽光也許顯着怪不錯。有人說，陽光的失敗在於題材。在我自己看，陽光所以被月牙兒比下去的原因是這個：月牙兒是由大明湖中抽出來而加以修改，所以一氣到底，沒有什麼生硬勉強的地方。陽光呢，本也是寫長篇的材料，可是沒在心中儲蓄過多久，所以雖然是在寫短篇，而事實上是把臨時想起的事全加進去，結果便顯着生硬而不自然了。有長時間的培養，把一件複雜的事，經過來掉過去的調動，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後抽出一節來寫個短篇，就必定成功，因為一下筆就是地方，準確產出調勻之美。寫完月牙兒與陽光，我得到這麼點覺悟：附帶着要說的，就是創作得有時間。